



图源 / 李新军



图 / 陶明



图源 / 李新军

# 汉江庙上渡口记事

文 / 孟庆林

冬阳斜斜地洒在汉江上，洋县黄金峡镇的庙上渡口就浸在这暖融融的光里。一艘铁壳渡船安安静静泊在水里，船身的影子映在碧波上，跟着水波轻轻晃。这渡口，是韩文新老人守护了整整60年的牵挂。这艘渡船，承载着父子俩的坚守，也为江北两村乡亲搭起了出行沟通的桥梁，风里雨里，满是化不开的乡情。

翻开《洋县县志》，记载庙上渡口为穿山航运要道：“环珠台（今黄金峡乡环珠庙）码头，为汉江黄金峡段重要渡口，明清时承运荆、襄乃至汉中之间物资，为川陕航运要道。”这儿就是黄金峡二十四险滩的入口，老辈人叫大峡口。汉江到这儿被巴山余脉挡住，先往东再折东北，水流一下子就急起来了，过往的船没哪个敢掉以轻心，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县志还记载，1970年前，洋县汉江段就有三个码头——环珠台（庙上渡口）、渭门镇、县坎。庙上渡口占着黄金峡的咽喉位置，是最忙的那个。到1986年的时候，这儿还有两艘船，加起来4.8吨的载重，一年能过6.3万人次，两岸3500多乡亲出门，全得靠这个渡口。

要说这渡口的来头，还得从那座环珠庙讲起，人称军哥的老乡李新军给我说了一段老故事。当地老辈人都记得，古时候这儿有座环珠庙，庙门口长着几棵古药树，可惜现在庙已经没

了，只留下些传说，在乡亲们嘴里代代相传。明清时候航运最兴旺，往来的船打这儿过，没哪个不心惊胆战的。军哥说：“那时候江里浪高水急，暗礁藏在水下看不见，多少船工栽在这儿，水面上经常漂着遇难者的尸首。乡亲们都觉得是恶龙作祟，直到观音大士云游到这儿，见船工太苦，就赐了一颗宝珠。只要船队过峡的时候，头船带着这颗宝珠，就能平平安安躲过凶险。后来船工们凑钱修了一座庙供奉这颗宝珠，宝珠用过之后，专门有人从陆路上送回来，给后面的船队用。”环珠庙的名字就这么传下来了，“环”是循环往复的意思，透着船工相互帮衬的情分。

顺着军哥指的方向望过去，渡口下游便是二十四险滩。峡谷幽深险峻；明代诗人王任的“九十余里黄金峡，二十四处白云滩。雷向江中驱乱石，水从天上倒狂澜”，把这儿的险写得活灵活现。除了环珠庙的传说，当地还有“二十四望娘滩”的故事，也是老辈船工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是很久以前，环珠庙旁边住着一对苦命母子，少年救了一条赤红的大鱼，没想到那鱼是汉江龙王的太子变的。太子为了报恩，送了一颗龙珠给少年，有了这颗珠子，家里的粮食就吃不完。财主听说了这事，就来抢龙珠。少年急得没办法，一不小心把龙珠吞进肚子，当场变成一条金龙。母

亲追着江边喊，金龙舍不得母亲，一路走一路回头，一共回头24次，每一次回头的地方，就形成了一道险滩，这就是二十四望娘滩的由来。“以前，船过峡之前，船工们都要先到环珠庙上香祈福，就盼着能顺顺利利过滩”军哥补充道。

从渡口所处的大峡谷，向山里走几里路，便是黄金峡镇政府所在地，有一条明清时期因汉江航运兴起的老街，青瓦土墙的房子顺着山沟一字排开，两侧的木柱头、木檩条都已经陈旧发黑，却还能看出当年规整的模样。县志里说，这条老街长三百多米，正好在环珠庙码头和渭门码头中间，是货物周转的好地方。明清到民国那阵子，这条街上可热闹了，饭馆、茶馆、酒肆、客棧、戏楼样样都有，船工、挑夫、货主等来来往往，人声、吆喝声、唱戏声混在一起，整夜都不停歇。可这热闹劲儿没能一直延续下去，上世纪70年代，随着石泉水电站建成截流，汉江的长途水运断了，后来公路又通了，走水路的人越来越少，老街的繁华也就慢慢淡了。现在的老街冷冷清清，只有几户老人还守在这儿，青瓦上长满苔藓，透着股子岁月的沧桑。

汉江北岸的黄金峡镇杨庄、韩庄两个村距离南岸的镇政府6公里，因江面宽阔，这么多年来，乡亲们大多依赖渡船过江，若走陆路，则需绕行

很远。韩文新17岁起便随爷爷和父亲一起摆渡，自此，韩家三代人的身影便与这渡口紧紧相连。韩文新一辈子都在为江北两村的乡亲们摆渡出行。他在这渡口撑了60年船，从最早の木筏，到后来的小舟，再到现在的铁船，啥风浪都见过。2018年，他摆渡时不小心扭伤了脚，没法再撑船，便把接力棒移交给儿子韩宝成，其子成为韩家第四代艄公。2025年春运，韩宝成因为坚守渡口、好好服务乡邻，还被评为“情满旅途”先进个人。这事儿在当地传开后，乡亲们都觉得实至名归。

我曾这样问军哥：“现在坐船的人少多了，这样的老渡口到底还有啥用？”军哥笑了笑说：“附近的老渡口其实还有不少，走陆路需要绕行，但是坐渡船几分钟就到了。你别小瞧这渡口，对于山里的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来说，就是实打实的生命线啊。”

庙上渡口，这座近千年的古渡，不只是个简单的交通设施，更像是一条连接着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纽带。它见过汉江航运的兴衰，它记着秦巴大地的民俗风情，也藏着艄公世家的坚守和担当。在时代发展中，如何把这份交通文化遗产保护好，让老渡口在新时代活出生机，这是个值得琢磨的事儿。（作者供职于西汉分公司）

# 黄金峡渭门村渡口：拉起时代的纤绳

文 / 郭树塬

穿越数十个地区的汉江，自古以来都承担重要使命，不仅为沿岸居民提供自然资源，还要扛起漕运的大梁。古时看天吃饭，丰水期怕涝，枯水期怕旱，漕运困难重重。

位于汉江上游的洋县，珍藏了一段关于汉江古渡口的过往。黄金峡是洋县的标志，两岸是崇山峻岭，形成天然的峡谷，好似将汉江捧入怀中。《汉中记》评价它是“峻峭百重，绝壁万寻”的险滩，这里峡谷高耸，水流湍急，船只在这里通过尤为困难，极易搁浅。因此，黄金峡衍生出了一个特别的职业——纤夫。

每当船只要通过黄金峡，就要请纤夫帮忙。船上捆绑纤绳，连接岸上的纤夫，寒来暑往，从不

停歇。江水湍急，岸上乱石丛生，地势陡峭，有的地方甚至需要淌水而过。粗大的纤绳会不断研磨纤夫的肩背，粗砺的石头会磨坏纤夫的鞋子，而每次拉纤都很耗费时间，从下游到上游逆流而上，需要纤夫时刻不停地用力。

《汉水的身世》如是写道：“从渭门镇拉纤到一百多里地上游的洋县，全程要六天。”纤夫这个工种，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黄金峡渭门村水势相对较缓，这里设立渡口，熟练的船工在汉江上往返，也见证了黄金峡漫长的拉纤历史。2018年，黄金峡大坝开工，2023年7月正式下闸蓄水，洋县蓄水区的居民陆

# 石泉渡口

文 / 刘培英

清道光《石泉县志》记载，县城西门外汉水之上有官设的西渡，南门外有商民捐设的义渡，即东渡。1991年出版的《石泉县志》记录了县城有西、中、东3个渡口。在我小时候，汉江边没有桥，从江北到江南，从乡下进城里，全靠船渡，渡口分别在东门河坝、大南门（南门渡）、西关尾子（西渡）。县城往南10公里处，有一处连结川陕南北的莲花古渡，曾担负着入川、进楚、通途关等地生漆、桐油、木材、蚕丝、棉花的运输任务。渡船不大，仅能容纳10多个人和一些货物。我常常望眼欲穿地等上老半天，渡船到了却因人多坐不下，只好等下一趟。

西关尾子的码头有一艘大船，船的前面可同时容纳4辆汽车，还可载50多人。这船在孩子们眼里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孩子们对它充满了神秘的向往，亲昵地把上这条船称为“登船”。“登船”的时间是早上10点至下午4点，所以，过江打柴的我们多半时间是无福消受登船的礼遇。

沿江而上，可达汉中；顺江而下，可达汉口。往来商船极多，大船、小船，满载货物，鼓着白帆，蔚为壮观。逆水行船要靠纤夫，纤夫逢岩爬岩，逢山爬山，腰弯成一张弓，纤绳深深地勒进了肉里，汗水如雨水般顺着脊背往下流淌。大家喊着号子，艰难前行。船行至险滩，连船上的乘客也得下船拉纤。

沿江而下的江南一百里左右，属石泉的南区，也是石泉最穷最偏远的地方，那时没有车路，坐船还要靠运气。20世纪60年代末，在大南门的渡口边，我先是送走了在熨斗镇工作的二姐，紧接着又送走了在长阳乡盘龙村插队的三哥。后来，我自己也悄然登上小船，去区卫生院上班。那时，我们都才2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码头边，江水上，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回忆。

夏日黄昏的渡口十分美丽，夕阳如金，洒满汉江。宽阔的江水像流淌着一江的碎金珠玉般璀璨，带着满天的晚霞，带着痴情而绚丽多彩的梦，缓缓，安静。商船扯着白帆，小船上，船夫不紧不慢地摇橹，身上披满金色的霞光。两岸金色的山峦，美得令人陶醉。

夏日傍晚，江边更美。江边的男人少有不爱游泳的，他们在江里鱼儿似的欢畅地游着，不时扎着猛子，再从水里钻出来时，手里便拎着一条约或大或小的活蹦乱跳的鱼，向岸边的家人扔去。妇女们来到河边，小孩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她们把白皙细腻腿伸进江水，一边与江水亲近，一边拉着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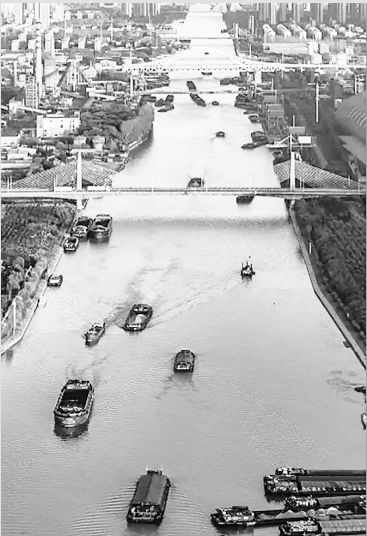
晚风徐徐，波光潋滟，江水清澈，指头大的小小鱼小虾在妇女们的双脚和指间肆意无畏惧地游来游去，挠得妇人们的腿啊臂啊痒酥酥的。江边的人们不时会听见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在水边尽情戏水，追逐打闹。

暮色四合，江水静静流淌，江边的小船上点起了马灯，山城也随之亮起了万家灯火。那时，没有电灯，人们大多点煤油灯或桐油灯。渡口旁的人家中，母亲给怀里的孩子讲着故事，孩子枕着江水声，倚在汉江的怀抱里酣然进入了梦乡。

这些话，说给大运河听

文 / 梁子

一缕暖阳  
轻轻地入怀在水面上  
温柔余晖  
伴着大运河的水花徜徉  
不老的岸柳  
随性抚摸晚风的脸庞  
有人在水边  
娓娓说你千百年的过往  
你的一头是京城  
万宁桥漕运史上流芳  
什刹海储蓄你的初衷  
也暗恋南方的水乡  
你的一头是杭州  
古老的拱宸桥人来人往  
河埠头淘米的美丽厨娘  
问河的北方什么模样  
握住大运河温润的手  
这只手如此古老而阳刚  
你听  
一艘渡游船随着笑声驶过  
你看  
一个个轮船载着货物奔忙  
悠悠岁月的浪花水珠  
映出水运源远流长  
地老天荒的两岸百姓  
枕着流水梦里水乡  
漫步在运河悠悠的古镇上  
石板老街，古意安详  
轻声和木岸黛瓦聊家常  
子孙们熬成了董事长  
多少年，水落水涨  
长河承载着乡愁流淌  
多少年，纲举目张  
船檐摇出希望在远方  
多美的运河呀  
你早已和万里长城齐名  
多长的运河呀  
你曾经与大秦直道同榜  
你知道自己活得也不容易  
漾在多彩的世界里  
欣然勃发  
年轮的风光  
你总是轻盈舒展水的风情  
行在嫣然的华夏里  
尽情挥洒  
水色的情商



## 咸阳古渡 渭水汤汤

文 / 叶倩茹

饭后，我总喜欢与家人漫步至咸阳古渡廊桥，沿渭河而行，从夕阳西下至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微风徐徐，灯光与高桥交相辉映，秦时明月，别有风采。脚下渭水汤汤，仿佛诉说着往事，瞬间有种时空错落感，令人沉醉于这浓厚的历史氛围中。

西起统一广场，东至古渡遗址博物馆，去年“十一”假期，我和家人曾一同来到古渡遗址博物馆。走进这座并不算宏大雄伟的建筑内，却仿佛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咸阳古渡是古长安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理要塞。馆内陈列的文物与泛黄的典籍，无声地诉说着“秦中第一渡”的赫赫声名。站在这里，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温度。周文王在此求贤姜子牙，为大周基业立下伏笔；张骞、班超从这里渡过渭水，踏出的不仅是脚印，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而唐代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描写的正是在咸阳古渡与友人依依惜别的场景，那份离愁别绪，至今仍在這渭水之滨萦绕。透过展陈，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咸阳渡口两千多年的沧桑变迁：从秦代的“横桥”到西汉的“渭桥”，从唐代的“便桥”到明清的“古渡”，它见证了历代王朝的更替，也见证了商贸的繁荣与文化的交融。因此，才有“咸阳古渡几千年”的说法。曾经这里，闻名遐迩，往来人员络绎不绝，游船渔艇，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水上画卷。这些星罗棋布的渡口，见证了太多历史的悲欢：有送别时的万千愁绪，有往日彻夜不眠的繁华热闹，更有如今交通变迁的见证。

我们站在渭河岸边，行走于廊桥之上，沉浸于往昔的历史岁月中。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历史，保护遗址，让这些悠悠古渡的故事，在新时代继续流淌，生生不息。（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宝钦收费站）

# 紫阳港

渡，再看一次周边的风景，以不同的心态去看当下，必然会有新的感触。

幸运的是，时代的巨轮没有碾碎紫阳的古渡口，当地文旅局结合紫阳县的区域特色，不仅保留了紫阳港码头，还为轮渡增加了观赏特色，在完成交通运输的同时，也发挥了旅游景观的作用，方便当地居民多样化出行的同时，也兼顾了保护文化遗产。

而今，汉江之上的紫阳港货运码头仍在持续书写水运文化的新篇章，我们站在渡口之外眺望，看见的又何止是眼前的风景，听到的又何止是人耳的风声？（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 焦赞：汉水的脉动

在陕西航运的漫长画卷中，我们的目光沿千里汉江溯流而上，定会停驻于一处承载着悠悠岁月与勃勃生机的所在——汉江紫阳港码头。

穿越历史的烟波，紫阳港码头的往昔是一部写满舟楫往来、商旅辐辏的航运史诗。作为汉江黄金水道上的咽喉要津，它曾是连接陕南与荆楚、中原的重要节点。在陆路艰险的年代，码头上“万帆云集，百货流通”。茶叶、生漆、桐油等山货从这里登船东下，而来自下游的布匹、食盐、日用器皿则在此卸货，滋养着秦巴深处的千家万户。

如今，令人赞叹的是，这座老码头并未随航运时代的变迁而沉寂。尽管长线水运今非昔比，但短线通航一直到今天仍发挥着交通运输的作用。在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背景下，紫阳港码头精准找到了自身定位——承担起区域内不可或缺短途客货运输、渡江便民服务，以及特色农产品的水上快速集散。从紫阳到洞河的往返，尤其在部分沿江乡镇，这条水路仍是便



图 / 焦赞